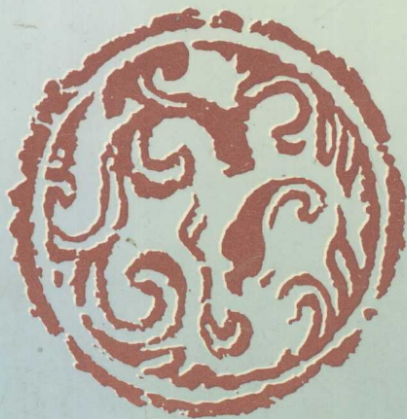


生命的光环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

● 唐正序·曹顺庆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43.204

TZX

■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 ■

生命的光环

SHENGMINGDEGUANGHUAN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成都

责任编辑:王 森

封面设计:邱云松

版面设计:杨晓明

书 名:生命的光环

——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

定 价:15.00 元

作者 唐正序 曹顺庆

ISBN7-5411-1351-4/I·1266

1996年6月9日

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2000册

印张 13.75 插页

字数 33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盐道街3号)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主编简介

唐正序 1933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为四川联合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已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文艺学基础》、《文学批评研究》、《文艺学基础理论》(与人合作)、《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人合作)等著作。

曹顺庆 1954年生，文学博士，1980年复旦大学毕业，1983年四川大学毕业。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曾赴美访问讲学两年，任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中西比较诗学》、《两汉文论译注》、《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集》、《比较文学史》、《文心同雕集》、《东方文论选》、《非性文化的奇花异果》、《比较文学新开拓》等。



唐正序·曹顺庆 主编



目 录

绪 论 生命之树长青·····	(1)
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气·····	(7)
引 言·····	(8)
第一节 天地浑然一气·····	(15)
第二节 性格血气·····	(34)
第三节 养生育气·····	(53)
第四节 气韵生动·····	(80)
第二章 生命的冲动——欲·····	(104)
第一节 中国古代欲望观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105)
第二节 养心莫善于寡欲 ——儒家节欲论与温柔敦厚的诗教·····	(126)
第三节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道家的去欲论与素朴清淡自然的审美理想 ·····	(150)
第四节 明心见性 ——佛教无欲论与空静妙悟的文学观·····	(172)
第三章 生命的延续——食·····	(200)
引 言·····	(201)
第一节 饮食文化概观·····	(204)

第二节	饮食与中国士大夫·····	(213)
第三节	味的思想·····	(224)
第四章	生命的繁衍——性·····	(243)
第一节	殊路与共辙	
	——儒家、道家性观念之比较·····	(244)
第二节	从“乐而不淫”到“以淫遏淫”·····	(262)
第三节	“任自然”的一端两致·····	(287)
第五章	生命的升华——文·····	(309)
第一节	发愤著书 穷而后工·····	(310)
第二节	忘情山水 释躁平矜·····	(325)
第三节	幻化书中 饱享人生·····	(353)
第六章	生命的终结——死亡与永恒·····	(369)
第一节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	
	——人类无限的悲叹·····	(371)
第二节	念天地之悠悠	
	——中国人的死亡意识·····	(386)
第三节	对生命永恒的向往	
	——“三不朽”、“物化”、“刹那永恒”·····	(404)
第四节	面对命运之神	
	——悲剧、崇高与雄浑·····	(419)

后 记

绪论 生命之树常青

先哲告诉我们：“认识你自己。”确实，人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认识人本身：人的生命的诞生，生命的延续和繁衍，生命的升华和闪光，直至生命的终结——死亡；生的欣喜，爱的欢乐，生活的痛苦，死亡的恐惧……无数哲人所研究，无数科学家所探讨，无数文学家所咏叹的就是：人及人生。“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从茹毛饮血的先民，到皓首穷经的书生，直至当今的大哲学家们，仍然执著地关注着生命的本质，关注着人的生、欲、爱情和死亡。个中体现出人类对生命的惊讶、关切和深深的眷恋。哲学家们在叹逝（“逝者如斯”）之际，意识到人类的智慧或许恰好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因为“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清楚地知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①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伴随着生命意识的觉醒，人类悲哀和叹息着生命的短暂，“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②有人认为，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何必去悲叹痛苦呢？不如抓紧有生之年尽情欢愉吧，“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③然而，往往在短暂欢娱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不尽的怅惘和空虚：“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④于是，强烈的生命意识，激励和促使人类去寻求永生与永恒；古巴比伦的吉尔加美什与中国的羿，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去寻求那“不死之药”；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潜心钻研“习死之学”，企图探寻灵魂不朽之秘；众多宗教徒则战

①（美）K·萨根《伊甸园的飞龙》，中译本7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庄子·知北游》，参见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本，王先谦《庄子集解》。

③《古诗十九首》，见《文选》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④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五十二。

战兢兢地拜倒在泥塑石雕的神像脚下，乞求生命的永恒。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净土”，道教的“仙境”，是多么富有魅力哟！千百年来，数不清的善男信女，不惜抛家弃子，在修道院与寺庙的清冷钟声中，虚耗了多少光阴。道家的“物化”、“养生”，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都体现了这种向往和追求么？仅就中国文人所尊奉的“三不朽”来说，无不体现出对生命永恒的顽强追求：为了立德，孔子四处游说，不惜“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孟子则反身内省，设法教人寻回失落了的良心善性；为了立功，将军们高唱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是为了不朽，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刘勰苦雕精龙，以寄文心。因为他们皆深知“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的哲理。古往今来，数不清的墨客骚人，从生的短暂痛苦之中超越和升华，创造出了人类辉煌灿烂的文化，撰写了无数动人心扉的文艺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数千年的文化，尤其是作为展现人类心灵的文学艺术，正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升华，是人类生命的璀璨光环！

本书拟从生命意识这一角度，结合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医学等等学科，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生命意识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从这一独特而新颖的角度透视中国文化，揭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其巨大的理论价值。

其所以选择这一角度，我们是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成就，仅大部头批评史就出版了好些部，专著与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然而，面对这“大好形势”，一些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正陷入困境之中，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深入不下去，众多论著老是在同一层次上徘徊，甚至“炒冷饭”。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焦虑。如何克服这种现象，

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引向深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而重大的理论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难以深入?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绝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缺乏一种探本求源的精神,仅仅满足于现象的描述。这在若干古代文论研究难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对于“气”、“神”、“风骨”、“韵”、“味”、“悟”等等古文论范畴,大多数研究都仅仅注意到是什么,而没有进一步去深究“为什么”。例如,人们热衷于什么是“文气”,什么是“风骨”的大论争,却不热衷于为什么中国产生了“风骨”、“文气”等理论的探索。据香港大学陈耀南先生统计,仅大陆和台、港谈“风骨”是什么的论著,便有七十余篇(部),迄今仍然不免群言淆乱,而不知折衷谁圣^①。面对“风骨”、“文气”、“神韵”、“妙悟”、“滋味”等等古代文论研究的莽丝乱麻,我们不想再步入“斩不断、理还乱”的迷途之中,而是企图探本求源,从“为什么”入手,来揭示形成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之根。例如,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大讲“文气”(包括与气相关的“风骨”、“气韵”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古人独特的宇宙观和生命意识使然。中国古人一般认为,整个宇宙是由“气”形成的,天地浑然一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②万物的生命是秉气而成的,人的生命同样来自气,“人受气命于天”^③,得气则活,失气则死,秉气厚则身体强健,秉气薄则体气羸弱,“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浑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麻”。^④得阳刚之气,则劲健雄壮,得阴柔之气,则温柔缠绵。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而产生了哲

① 参见《文心同雕集》217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王充《论衡·自然篇》,参见《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王充《论衡·气寿篇》。

④ 王充《论衡·命义篇》。

学上的“气论”，医学上强身健体的“气功”，伦理上的“存夜气”和“养浩然之气”，以及文学上的“文气”、“体性”、“风骨”、“气韵”等理论范畴。在这“气论”之中，人之生命便是气，而这生命之气，又禀之于天地之气。因此，人与大自然相通，主体与客体相感应（这点在今日尚风行的“气功”之中仍十分明显）。“气”不但是生命之源，而且也是文学艺术魅力之所在，是文艺活泼泼的美和传神风韵之根本。禀刚健之气，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禀阴柔之气，则情深辞宛，伏采潜发。“文气”，是集天地灵气之花朵，是作家生命的展现和升华（详本书第一章）。

又如，强烈的生命意识，促进人类想方设法去追求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中国古人同样如此。为了长生，古人十分重视“养身”，而养身的核心内容，又恰恰是与生命的冲动相悖的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从医学上看，清心寡欲可以使人心平气和，饮食清淡，不纵欲，这的确可以延年益寿。道家的去欲论，追求归真、反朴、全性，顺应生命的自然状态，以求长生。儒家则更多地从社会群体生命的角度，提出其节欲论，主张既使人欲得到一定的满足，又要用伦理规范加以节制，以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与稳定。佛家的无欲论，则企图在虚幻的净土中求得永恒。这些观点，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文学及其理论。中国文论中的平淡自然，和谐宁静，温柔敦厚，含蓄委婉，空静妙悟等等理论，都与此密切相关（详本书第二章）。其他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性爱观念，隐逸思想，死亡意识等等，无不与生命意识紧密相联，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及其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本书各章节之中都有详细的剖析，兹不赘述。

就总体上而言，中国文化不注重形而上的纯思辨，而是注重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因此，中国文学和文论之中更加充满着生命的韵律和灵性，折射出生命意识的五彩光环，从中我们不难触摸到古人

的性情、胸怀、气质、风度，体味到古人对世界和人生真谛的咀嚼和领悟，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在古代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之中，呈现着古人生命所历、所感、所求，呈现着生命律动的表征。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以生命的本质为前提，生命的超越为归宿，以“生命的起源——气”、“生命的冲动——欲”、“生命的延续——食”、“生命的繁衍——性”、“生命的升华——文”、“生命的终结——死”为基本线索，深入探讨古人的生命意识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力求从这一独特角度追本溯源，找出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所在及其根本原因，揭示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并力图通过中西方的比较，进一步揭示出人类文化及其审美心理的共同规律。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我们正是从生命这棵长青树上摘取了一颗灰色的理论之果，献于大方之家。

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气

引 言

一、气的宇宙

无边无际，一团混沌气体豁然中开，炸裂成无数小块，这无数小块气体经过一系列核聚变，还有无数的物理与化学反应，就形成了茫茫太空中亿万颗繁忙的星辰……这就是近代西方科学史上“星云爆炸学说”给我们描绘的宇宙起源的壮丽图景。

居住在黄河河畔的古代华夏人，尽管天文知识里掺和着众多神秘观念，而且绝对没有星云、分子、原子等概念，却得出了近乎相同而且更加浪漫的结论。他们在古老的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文学思想中，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宇宙原气聚成了世界万物，“是气也……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①。并且它升华为一种宇宙灵魂，任何事物注进了这宇宙灵魂，就获取了生生不息的旺健生命力，“精气……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

① 宋·苏轼《韩文公庙碑》。

复明”^①。太阳炽热辉煌，正是阳气的喷发，大地慈爱凝重，正是阴气的积郁；自然界一切怡人美景，如“峰峦葱翠，林麓蓊郁”，都是“气使然也”^②。总之，一股精气流贯宇宙，一团元气气化万物，整个世界才像现在这样具有了生机与活力，而一旦失去这宇宙灵魂，任何事物便即刻消亡，所谓“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③，所谓“无气谓之死物”^④是也。

世界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相距千年，相隔万里的人们都曾认识到：气，是宇宙的原质，是生命的真正源头。

二、气与中国文学艺术

茫茫远古，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在原始宗教崇拜、原始图腾壁画、原始巫术、原始祈祷欢庆仪式中，体味到一种微妙的难以抑制的精神与生理愉悦，他们将这视为上天感应的神秘体验。当这种神秘体验被作为一种明确追求目标时，以快乐为原则的艺术就破壳萌芽了。它渐渐从实用功利的网中挣脱出来，而成为人类摆脱现实巨大压抑寻找精神超越的一块净土。

艺术在未独立成为艺术之前，曾长期笼罩在远古宗教的幻影中，在先民的观念里，那是上天神秘的赐予，人类可以在艺术世界中窥见宇宙的秘密，领会神圣造化的诏示。艺术，成为渺小人类走向深邃宇宙的一条小路。这种观念并未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艺术走上独立之路时，根深蒂固地淀积在早期哲人的思想中。

① 《吕氏春秋·尽数》。

② 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

③ 明·张岱《琅嬛文集·与何紫翔》。

④ 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

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艺术思想,将艺术看成是神灵附体,代神立言的产物:“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①这种思想被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极端发展,文学艺术简单地变成了神学的奴婢,它只传达上帝的慈爱与声音。在当时的正统观念中,“神才是美的来源”^②,难怪圣·奥古斯丁会感叹:“你(上帝)是我心中的光明,你是我灵魂最深处的面包,你是力量,使我的精神壮旺,使我的思想活跃。”^③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很快就扫荡了艺术思想中的神秘色彩,尽管后来也曾有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以及尼采提倡艺术中的酒神精神,但近代西方艺术思想的主流终究是现实的,更显出一种科学与理性,艺术作品成了现实与理性解剖台上的一具标本。

但在古老的东方,将艺术视为天人合一产物的思想在中国艺术理论中一直绵绵不绝,直至近代。中国艺术家认为人是宇宙天地的缩影,“万物皆备于我”^④,一个人就是一个微型宇宙;而文学艺术又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陈诗可以展其义,长歌可以骋其情,难怪最早的艺术理论是“诗言志”。于是人类可以通过艺术去窥视人类自己至精至微的心灵天地,并进而去洞察宇宙这硕大无比的外部世界,天与人的境界在艺术氛围中融合与沟通,在艺术氛围中

①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伊安篇》。

② 普洛丁《九章集》卷一,第六章。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③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

④ 《孟子·尽心》上。